

宋書

三十七

宋書

列傳第二十三

宋書七十四

臣沈約

新撰

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太右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見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既歿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

三六

列傳三十三

一

將軍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參軍因轉以主簿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與同府王參軍俱奉使至洛陽道中作詩二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傳亮所賞宋國建春常鄭鮮之舉為博士仍遷世子舍人高祖受命補太子舍人屬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傳續字伯稱亦初

以間要之以連續之上
約理暢莫不稱善徒尚書儀
舍人特尚書人得亮自以文義之

延之具其才辭不為之下亮甚疾

焉而溫陵之義其好辭者我待接其厚徐美之
等以延之為不悅少帝即位以為正
貞郎以兼中書事後以常侍出為始安太守領
軍將軍謝晦謂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
平郡今卿又為始安所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

吳書三十三

二

亦謂之曰所謂公孫越後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

道經三澤為始安郡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

意曰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

佩之浦頭節羅澤職舟泊渚敬祭楚二閭大夫

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方人諱

明靈少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迨時飛霜急節

高魄空一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蕙椒蘭身絕

鄂關迹遍湘干比物荃蕙類龍鸞鳥聲益金

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賴費發望泪心歎

瞻望思越藉用可慶昭忠難嗣元嘉祐二年美之
等以微為中書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頃之領
步在二校尉賞遇甚厚延之好酒踈誕不能斟酌
當世見劉湛殷異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
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
辭甘世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不外當由
作卿之家文湛深恨焉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
嘉八年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
山濤可三式以貞貞顯被黜詠稱康曰鸞鳥翻有時鍛

宋書卷三十三

三

徐彥

龍以祥能訓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途窮能無
動心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
語性傾口沉飲誰知非是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
及至我康以其辭言下幾大怒時延之已舞欲黜
為太子都大佐與義康詔曰降延之為小邦不政
有言其在都邑一動物情罪過彰著亦士庶共

今思仁心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
目可隨車歸治殷劉竟成無異也

宋書卷三十三

協屏居里巷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

球名

公子遺務事外延之慕焉球亦愛其

好甚

款延之名常越置球輒瞻之音恭思曰

葬應

須百官湛之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

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類延之未能事生焉

能事死閉后無事為庭誥之文今無其繫辭存

其正言曰子篇曰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謂不遠也

言年曰言欽方一應元章草木故遠以未聞誥爾在庭

若立履之方規鑒之明已列通人之規不復續論

今所載咸其素玄曰本平生靈而致之心用夫選言

務一不尚煩密而至其備議者蓋以網諸情非

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

矣此其積意一方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公

通可以使神明加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

以昔之善言為上者必捐情及道合公屏私尋尺

之身而以天地為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為量

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用細制每以不朽

三為經銘不末迹咸以可以承志況樹德立義收

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曰身行不足遺後人欲
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為友雖若丁不待慈
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
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僅知恩意
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差人皆由損夫內
居德本外美民譽言高一世處之逾聖器重一時
體之茲冲不以所能于眾不以所長議物淵泰
入道與天為人者上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於人出
己知柄在虛求不可校但以敬慕謙通畏避於路
思慮監得從其遠歐文地理精出而言稱未
聞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言見之為
事以辯言所克見之取樂謂爭奪可獲反言
不出於尸牘自以為道義久立才不信於雙妻
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有鏡之志馳傾餽之望
豈悟己桂有識之或入脩家之識乎記所
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

聞之

夫凡有知能預有文論不續之庶士於

前流所與正而得以成

三

之內。於黨非車之間。竊議以迷寡聞。但
以。是短筭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值
明。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
衆。視則慌若迷塗。矢偶。廩如深夜撤燭。銜聲茹
氣。腴嘿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之沮喪
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夫。以怨誅為心者。未
有。違無心。救得喪。多見。謂耳。此蓋臧獲之為。豈識
量之為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對
。每下。愈發。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下。務勉邪。雖
。引。四年。宋書傳三十三。六。監生蕭漢

曰。恒人情不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公等除之
豈可不務。自異而取。陷庸品乎。富厚貧薄。事之
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可以一時。然昔
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焉。夫既有
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天道。若人厚富
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
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
可。而橫意去就。謬生希。以爲未達。至分。溫
農飽。民生之本。躬稼難。上以僕役為資。當施

之善御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為上立長多術
聰明為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
晦則功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霆
猶不禁其欲雖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
月將不勝其邪故曰孱焉則差的焉則闇是以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三

七

監生肖漢

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為厚刻則物相
為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不以急
也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遂使
業習移其天識世服沒其性靈至夫要欲情嗜
宜無間殊或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
也隅奧有竈齊侯茂寒犬馬有秩管燕輕饑若
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
織鼻嘆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肌膚於草石
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音心用哉罰慎其濫惠

其言言溢則無以為罰惠偏則不如無惠雖爾
眇末猶庸保之上事思反已動類念物則其
情得而人心塞矣抃博蒲塞會眾之事諧調哂
謹適坐之方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剋瞻
彌喪端儼况遭非鄙慮將醜折豈若推其容而
簡其事靜其氣而遠其意使言必諱惡實交清
耳咲不傾撫左右悅目非鄙無因而生侵侮何
後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嫌疑心誠
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

弘治四年

六六書傳二十三

八

以益生蕭漢

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嘖咲入一戾期變犬馬則
步顧成妖况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是
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璧
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游
道雖廣交義為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絕久由相敬
絕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侮必
藏其枉情輔以執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踈
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
終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

而家生曰者幾既肯既病將戕其正若存其正性
舒其安發其唯善成乎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
違違而不皆者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
背將受其殿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可為
中矣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待積
取無謀實立散千金誠不可能曉人之急雖乏
必先使施如三丹愛如杜林亦可與言矣浮華
怪飾滅眉之具奇服麗食華素之方動人勸慕
傾人觀時可以遠之識奪難用近欲從者觀其淫

怪知生之無心為是言處能致諸非務則不
自責不禁自止天數相者必有之咎既聞之術
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非氣二德稟
體五常一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能為人寧
無叶沴亦猶生有好醜死有天壽人皆知其惡
天至於十年乖遇中身迂合者豈可易地哉是
以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恥以身為溪
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之頹濁氣之尚蒸故
其為言則燠心智耗真情傷人和犯天性雖生

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而妨火桂懷蠹而
桂然則火勝則煙滅蠹收則桂折故性明者欲
簡嗜繁者氣昏去明即昏難以主一目其以中
外羣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是除然有之
者不患深故樂之者恒苦術淺所以毀道多而
義寡頓盡誠難每指可易能易每指亦明之末
廉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情或異從事於人
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謀人爲有明矣
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已所謂然而彼
定不能奕棊之蔽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嚙
之蔽將求去蔽者念通作介而已流言謗議有
道所不免况在闕薄難用筭防接應之方言必
出己或信不素積嫌間所襲或性不和物尤
怨所聚有一于此何處逃毀苟能反悔在我而
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事日省
吾躬月料吾志寬嘿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在
何恤人言嘖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
惟形色靡廢黑或亦伸心沮廢豈但交友踈棄

必有家人誚讓非康深非遠者何能不修其植
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應古古人之志當自同古人
見通則憂淺意遠則德厚昔琴歌於編蓬之中
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義必出隱父執相盡
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同固丘岳言中志別者
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照以此託友金石可照
待充其美實乃將議知邦臣之能能然後圖
如或出此立改思無忽福利事無文之易易則人之
所榮蟻稽者就之艱艱則物之所鄙艱易既

史言傳三十三

二二二

卷

有勤倦之情然不鄙又聞同肯之意此一途所為
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禮禮
自埋於民自事其生則怒怒妻子而趨耕織必使
陵侮不作懸企不指明所謂賢鄙處官華野同
泰人以有惜為質非假假厥刑有恒為德不慕厚
貴有惜者以埋葬者有恒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
青畫無所無惜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恒矣又
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勤勤斲結納及聞
否論則處離或附人會以從風風為為豐易朝

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款今猶叛反斯爲甚矣
又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依
人揚聲曲存稟仰甘赴塵軌衰沒畏遠忌聞影
迹又蒙之毀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已拙自崇恒輩
罔顧高識有人至此實靈龜大倫毋思防避無通問
伍觀驚異之事或無涉傳遭卒迫之痛又反思安
順若異役已發將口誇人迫而又迂愈使失度能
夷異如裘措處逼如裴遐可稱深士乎喜怒哀
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弘識然喜
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爲體寬愉爲
器者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小忍即歌
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懸人將自止習之
所變亦大矣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知易慮故
曰與善人居如入芷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艾乃與
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
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真玉粹
者乃能盡而不汚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
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

浸染之由能以懷道為心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悟
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以樂爾或去貧何由樂
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自
我求之未為道也 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溫
飽之貴所以樂生樂在窮空曰從道取者其
身將非焉論此之通理所用也生之具豈問之實
或以膏腴天性有以故養登年中戲言所以足與
不由外是以稱體而食貧感愈嘆曰腹而欲
家餘食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虛爾泥心得後

文書傳三三

十三

劣自恃仁富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
能合饑業席三屬不能為寒豈不信然乎以己
為度者無以自通彼量渾四游而幹五緯天道
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合
流貫久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為剖判之
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博其六道之唯懷曲異
故望虛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以仁人投分

此倫序通先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何其和世
務維修前休未遠人之前 官將及本三人至

生斯稟有之識幼壯驟過衰耗駑及其間大鬱既
難勝言假獲存遂又去無幾柔麗之身亟委土
六剛清之才遽爲丘壤回遑顧慕數紀之中
爾以此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平進
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爲人將在合理合理之貴
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我無自惡偶信天德以述不上
慙欲使人沈來化忘符待慙勿謂是賒日數登斯
密著通此意吾將忘老如固不然其誰與歸值
懷所撰略布衆脩若備舉情見顧未書一贖

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之紀自著藝居畢
義劉湛誅起延之爲始興王潛後軍以議參軍
御史中丞在任縱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
徒左長史坐啓買八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苟
赤松奏之曰求田問舍可謂貴所鄙延之唯利是
視豈可陳聞依傍詔恩拒捍餘直垂及周年猶
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坐事屏午
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非無已交遊關首
迷麴孽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

之也。私情顧盼成疆梁之心外示寬力求內懷奔競千祿祈遷不知極已預譙班師肆罵上席山海會容每存邊養愛兼彫蟲豸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若君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恥况聲非外來問由已出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自無愧畏豈可復爾亮以教增釋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乞下天聽以疆安弱免所居官訟持復爲祕書監又祿勳以常持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大相所賞愛之每召見常

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奏曰昔向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過隱故論者多不知云居身清約不坐異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二十九年上表自陳曰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難也愚心常謂爲虛方今乃知其信臣延之人薄寵厚宿虛國言而雪効無從榮牒增廣曆盡身彫日叨官次雖容載有塗而妨穢滋積

予欲啓請餘等庶敢醜老但時制行及歸莫無
是以愧冒月愆非簡息千黠拜歇難支質用有
限自去夏復暑入此秋變現齒眩疼根痼漸劇
手足冷痺止脾尤甚素不能食頃向減半本猶
賴服比倦憊晚年疾所催一顧曾引日臣疾切首
卿位已對典蕭祇朝校尚庶匪任而陵廟奉事
有以疾急官所親慰轉固躬躬親息矣庸微過
幸近臣回澤受隆賞加將益乞解所職隨就
藥膏膏伏願聖慈特垂矜許一具恩明世身報官
庶

仰企端聞上戀固極不許明以年致事元凶弒立
必爲光祿大夫先是子竣參聖祖南中郎諮議
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表之書勳劬名
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
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于體巨不容不識劬
又曰言辭何至云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父何
能爲陛下劬意乃釋由是復可免世祖登阼以爲
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子竣既貴重權傾
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吝器服不改宅宇如

舊常乘羸牛車逢境國簿即屏往道側又好
騎馬遊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積
然自得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
汝竣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今後人笑汝拙也表
辭師職加給親信三十人孝建三年卒時年七
十三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如故
謚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
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
所著並傳於世竣別有傳竣弟側亦以文章見
知官至江夏太守義泰大司徒錄事參軍蚤卒

中書侍郎龔爽延之第三子也

龔爽曰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既
事無同濟為子為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
道路軍政恒優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據筆數
身陵隳犯逆餘復意親垂之虎吻以此為忠無
謂諾夫自忘其親必將忘人之親自忘其親

列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斷可識矣記云八十
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豈不以年薄
桑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況顛沛
之道慮在末測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允而義慝
天莫或免

宋書卷七十三

宋書七十三

宋書卷七十三

六

章

臣沈

約

新撰

臧質

魯曾爽

沈攸之

臧質字令文東莞莒人父喜字義和敬皇后弟也與兄嘉並好經籍隆安初其草屢起喜乃習騎射志在立功嘗至深陽以深陽令阮崇與喜共獵值虎突圍獵徒並奔喜首前射之應該

列傳第二十四

一

而劉高祖入京城嘉族子之移新相脩進至京邑桓玄奔走高祖使嘉入宮取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高祖問嘉卿得無欲此乎嘉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雖復不肖無情於樂高祖笑曰聊以戲卿爾行參高祖鎮宣事負眾散騎侍郎重參鎮軍軍事領東海太守以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又參高祖車騎中軍軍事在野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嘉從容言曰公若凌威北境拯其涂炭寧

一六合未爲無期尚祖曰卿言是也及行嘉
求役不許以爲建威將軍臨海太守郡經兵寇百
不存一熹綏緝綱紀招聚流散歸之者千餘家
孫季高海道襲唐州路由臨海熹資給發遣得
以無乏徵拜散騎常侍母憂去職頃之討劉毅
起爲寧朔將軍從征事平高祖遣朱齡石統太
衆伐蜀命熹竒兵出中水以本號領建平巴東
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萬餘人屯
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十四

二

臣聖主蕭漢

戰敗退走追斬之小苟聞撫之死即便奔散成
都旣平熹遇疾義熙九年卒於蜀郡牛脾縣時
年三十九追贈光祿勳質少好鷹犬善蒲博意
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禿頂無髮年未
二十高祖以爲世子中軍行參軍永初元季爲
負外散騎侍郎從班例也母憂去職服闋爲江
夏王義恭撫軍以輕薄無檢爲太祖所知徙爲
給事中會稽宣長公主每爲之言乃出爲建平
太守甚得靈巫楚心南蠻校尉劉湛還朝稱爲良守

漢寧遠將軍歷陽太守仍遷竟陵江夏內史後
為建武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吏民便之質
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史籍尺牘便敏既
有氣幹好言兵權太祖謂可大任欲以為益州事
未行徵為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寧遠
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在鎮奢費無命無章為有
司所糾逼赦與范晔徐湛之等厚善晔謀反量
質必與之同會事發復為建威將軍義興太守
元嘉二十六年太祖謁京陵質朝丹徒與何勛

私治四年

三書傳二高

三

監生蕭淵漢

檀和之並功臣子時共上禮太祖設燕盡歡賜
布千匹二十七年春遷南譙王義宣司馬寧朔
將軍南平內史未之職會索虜大帥拓跋燾圖
汝南汝南戍主陳憲固守告急太祖遣質輕往
壽陽即統彼軍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虜
退走因使質伐汝南西境刀壁等山蠻大破之
獲萬餘口遷太子左衛率坐前伐蠻枉殺隊主
嚴祖又納面首生口不以送臺免官是時上大
舉北討質白衣與驃騎司馬王方回等率軍出

許洛安北司馬王玄謨攻迴川臺不拔實請來驛
代將太祖不許虜侵徐豫以跋燾率大眾數十
萬遂向彭城以質為輔國以軍假節置佐率萬
人北救始至盱眙燾已過淮穴從僕射胡崇之
領質府司馬崇之副太子往狼營將軍毛熙祚亦
受統於質時貽城東有高山質營城南虜攻崇之
之澄之二軍營於山上質營城南虜攻崇之澄之
二營崇之等力戰不敵衆散竝為虜所殺虜
又攻熙祚熙祚所領悉北府精兵體主李漢率
為將士殺賊甚多隊主周胤之外監揚方生又
擊射賊賊垂退會熙祚被創死軍遂散亂其日
質素兵不敢救故二營一時覆沒初仇池之平
也以崇之為龍驤將軍北秦州刺史宋百頃行
至濁水為索虜所克舉兵敗散崇之及將佐以下
皆為虜所執後得叛還至是又為虜所敗焉熙
祚司州刺史脩之元子也崇之熙祚竝贈正員
郎澄之事在祖父燾傳三以巨旣敗其夕質軍亦
奔散棄輜重器甲單七百人投盱眙貽太守沈

璞完爲守戰之備城內有實人三千質人
共守虜初南出後無資糧雖以百姓爲命及過
淮食平越石鹽二屯穀至是無以掠無所人馬饑困
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歸路之資既破崇之守
一攻城不捷便引衆南向城內以備守備莫不完
嚴二十八年正月初熹自廣陵北返熹悉力攻
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渡便與熹熹怒甚築長
圍一夜便合開攻道趣城東北運東山土石填之
虜又恐城內水路遁走乃引六船欲於軍山作
治洽四年

宋書傳三十四

五

監生肖漢

以行橋以絕淮道城內乘艦逆擊大破之明日賊
軍方舫爲桁桁上各嚴兵自出城內更擊不能
以遂於軍山立桁水陸路絕熹與質書曰吾
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比是丁零與胡
南是三秦臣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滅常山趙
郡賊胡死正滅并州賊臣羌死正滅關中賊卿
若殺丁零胡無不利質答書曰省示具悉竊懷爾
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請如此事不可具說王
玄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面謂何以不

言邪虜馬飲江水併得死外年此期未至以三軍
開飲江之徑爾冥期使然非後人事寡人受命
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
生全變食有桑乾哉但爾往攻此城假令寡人不
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
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我
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壘之粉之屠
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識智及衆力豈能
勝符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四

六

監生肖漢

未卯年故爾斛蘭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隻馬不
返爾豈憶邪即時春雨已降四方大衆始就雲
集爾但安意攻城莫走糧食闕乏者告之當出
廩相飴得所送劔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甚苦
人附反各自努力無煩多云是時虜中童謠曰
輶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
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故質答引熏大怒乃
作鐵床於其上施鐵鏡鏡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
上質又與虜衆書曰示詔虜中請士庶狸伐是

與書曰如別等可正刑之民何爲力自取如此大丈夫
豈可不知禍福爲福邪今實臺格如別書自思
之時購新煮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戶賜布絹
各萬匹虜以鉤車鈞垣樓城內繫以疆垣數百
人叫喚引之車不能退旣夜以木槓盛人懸人
出城外截鉤能獲之明日又以轡車攻城城土堅
寔要至頽落不過數升虜乃肉薄登城分者相
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虜死者
與城平又射殺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燹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四

七

臣臣生蕭漢

聞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車自海入淮且疾
疫死者甚衆二月二日乃解圍遣走上嘉質功
以爲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冠軍
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
戶明年太祖又北伐使質率所統見力向潼關
質頓兵近郊不肯時發獨遣司馬柳元景屯兵
境上不時進軍質又顧戀嬖妾棄營單馬還
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爲有司所糾上不
問也元凶弒立以質爲丹陽尹加征虜將軍質

家門生師顯報質具太祖前用質

馳上高宗我宣又遣州茶酒從

報止祖率眾五千馳下討逆

宣質請于本部之間所具與

慰悅下言曰臧敦等無因自

味過世匹良可怪數質國威

顯位恭公稟言若輩而下宗

壁言益心成復本位劬尋錄

行訓教二十厚給賜之義言

宋傳二十四

馳上報世祖板進質既在

與世祖下世祖至利宜即位

州事宣事真將軍開府

加世請常侍節如故使質

上古至唐世門門者不守

自皇初門入而質自會太

質自守胡堂甲仗一日人

子云之鎮助千餘乘部

龍子蟠時世阻自

之是事專行多所欲及至尋陽刑政慶賞不
復詔稟朝廷益口鈎圻米輒散用之臺符屢加
檢詰質漸猜懼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傑始聞
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可制勒欲外相
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縛名所具於義
宣雖爲兄弟而年大近十歲義宣敬焉曰君何
意拜弟質曰事中之宜然時義宣已推崇世祖故
其計不行質每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
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十四

九

監生蕭漢

異常日前在荊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世
祖事在義宣傳質因此密信說誘陳朝廷得失
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主相勢均事不兩立
今專據閭外地勝兵彊持疑不決則後機致禍
質女爲義宣子採妻謂質無復異同納其說且
義宣腹心將佐蔡超民之徒咸有富貴之情願
義宣得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又勸將義宣義
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爲中門侍郎奉詔勸
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說并言世祖短長義

臣乃意定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
同舉爽失旨即便起兵遣人至京邑報弟瑜瑜
席卷奔叛瑜弟弘爲質府佐世祖遣報質質於
是執臺使狼狽與兵上表曰臣聞執藥隨親非
情謬於甘苦揮斤斬毒豈忘痛於肌膚蓋以先
疑後順忠焉必往忍小存大雖愛必以丞相臣
義宣育慈台鉉拊聲聯服定主勤王之業勳越
乎齊晉宗戚懿親之寄望崇於魯衛而惡直醜
正定繁有黨或染凶作僞疾害元功或藉勞

以治四年

宋書傳一百一

十

監生蕭漢

挾寵乘威縱矣自知愆深釁重必貽剿戮乃成
紮毀朱文間忠輔崇樹私徒招聚羣惡念舊愛
老無一而存豈不由凶醜相扇志肆詭惑陛下
垂慈狎達不稍懷疑遂令負宸席圖於流議
投杼市虎成於十夫鑒古揆今實懷危逼故投
袂樊葉立節於本朝揮戈晉陽務清于君側臣
誠庸懦奉教前朝雖慙緇衣好賢之美敢希巷
伯惡惡之情固已藉風聽石肯憤撫短策而馳
念况乃宏命爰格誠係宗社今奉旨前邁星言

於行臣本凡瑣少無遠槩因緣際會遂班柳
其望既盈愜心實足豈應但功非冀更希異寵
宜以蔓草難除去惡宜速是以無顧夷險慮不
及身仰恃天眷察亮丹款苟血誠不照甘心罪
戮伏願陛下先鑒元輔匪躬茂節夫錄庸瑣奉
國微誠不遂渙忍之情以失四海之功至昭戮馬
劍顯肆市朝則結旌向國全鋒凱歸九流凝序
三光平耀斯則仰說宗廟俯愜兆民裁表感慨
涕言無已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馳報義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十四

十一

監生蕭漢

宣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謨之萬人就弘世祖遣
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等水軍
屯梁山洲內兩圻築堰月壘水陸待之殿中將
軍沈靈賜領百舸破其前軍於南後生禽軍王
徐慶安軍副王僧質至梁山亦夾陣兩岸元景
檄書宣告曰夫華道應運基命之洪符嗣業興
邦紹曆之明筭自非瑞積神衷德克民極孰能
并臨寶位景屬天居大宋改期理高中世皇根
帝業永流無疆夷陂遞來遘茲凶難國禍寃深

人綱鬱滅主上聖略聰武孝感通神義
哀動精緝躬幸南郢親掃上逆道援橫流德模
靈造三光重照七廟載興誠質少負疵豐衣冠
不齒昧利誣天考於觸事受任述職不以宣効
為心專方莅民惟以侵剝為務官自賄至族以
貨傾是以康周隨覆命唐宗寃達倉入郭伯西
門遺出自皂隸寵越州朝徃莅東守密南對三
千率卒西討竊傳取黜荷恩彭泗貪虐以逞坑
戮邊氓忽若草芥傾竭倉庾割沒軍糧作牧漢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十五

監生肖

南公盜府蓄矯易文簿專行欺妄及受命北伐
憚役緩期師出有辰顧懷私愛匹馬棄衆宵行
獨返遂復携嬪擁姬淫宴軍幕孔范之變顯於
逆辭凡此諸豐皆彰著於憲簡振暝於觀聽去
歲義舉雖豫誠款而淹留西楚私枉崇戴奉書
致命形於心迹新宁之捷大難已夷凶命假存
懸在畧刻廣莫之軍曾無遺矢重関自開偽衆
已潰質猶復盤桓衢巷後河陳師勞不足甄定
於朝議虛張功伐扇動怨辭白謂斯舉勳莫

已若初是處守志大馬之情奔趨若飛
府山海弘量苞荒藏疾
之豐分途爵首元等職班盛級優榮溢寵莫與
爲疇自忖醜薄司知涯淡干謁陳聞曾無紀極
請樂窮太子之英求器盡官府之選徐司空
躬王至遭罹凶禍質與之少長親入妻常曾無
撫孤之仁惟聞陵侮之酷尺田寸實靡有孑遺
及受命南徂臨路滋甚逼奪妻嬪略市金帛然
動京邑醜聞都鄙棄逐倉皇或委憂志勤魚尚期

尹周之徒心腹所倚泣訴於御筵哀同連子敬
之疇爪牙所杖一逝而不反雖上旨頻煩屢求
勞謀質但稱伐在已不遠僚隸託各朝廷歸罪
有司國士解心有識莫附何文故過走斯養天
性愚狡質迷其姦詭宜懷委杖遂外擅威刑內
遊房室質生與豐器俱不可詳究擢長數罪曾何
足言丞相威重位尊任居分陝宗國倚賴實兼
恒情而不及謙冲之姿庶弔一逆順之訓蔽同郤至
理亦荒廢公遂乃遠勿出祀近受欺構杖納葦時

還謀社稷日者宴安上流以觀成敗示遣所
衆裁三千戎馬不供軍糧戲獻皇朝直以親狹
之重酬寵兼極近漸別子禮越常均若識無所
守功弗由已必為義不全終於敗德今茲放命
恨心於本推諸昔歲迹是誠非矣且家國夷險
情事異常豫是臣子孰不星赴而玩忘忘哀曾
無奔拽面蕃十稔惠政茂聞重贓深掠縱慾已
甚姬妾百房尼僧千計敗道傷俗悖亂人神民
怨盈塗國謗彌歲又賊劬未禽凶威猶疆將毀
其私墻戮其諸子圖成駭機垂賴義舉捷期云
速不日告平糴死毒之心解倒懸之急論恩叙
德造育為重援人自助棄人快諛怙亂疑功未
聞其比僕以不肖過蒙榮出荷出風出亦出越出光出絕出倫出
伍家本北邊志存慷慨常甘投生以徇艱棘惟
恩思難激氣衝襟故以眺三湘而求慨望九江
而遐憤若使身死國康誓在殞命况仰稟聖略俯
鞠義徒萬全之形愚夫所出夫薛竟陵控率安
騎陸道步馳檀右衛申右平垣游擊整勒銳師

那轄構路王豫州方舟繕甲已前驅僕卒
利兵凌波電進沈鎮軍蕭止南接舳連旌首尾
風合驟騎竟陵王懿親令譽朗望攸歸太司馬
江夏王道略明遠徽猷茂世並旄鉞臨涂雲驅
齊引羣兵競邁秘駕徐啓八變搖響五牛舒旆
千乘雷動萬軸雲回騰威參彗星流若轉以上
臨下易於轉負加以三謀協從七緯告慶幽顯
同心昭然易覩諸君或世荷恩幸或身聞教義
當知君臣大節誓不可犯冠履至誨難用倒設

又送四年

宋書傳三十四

十五

監生肖漢

履安奉順聲泰事全孰與附逆居危身害名醜
慈親垂白受戮弱子嬰孩就誅所以有詔遲回
未震雷霆者正為諸君身拘寇手或懷乃心吉
凶由人無謂為遠今而不變後悔何及授檄之
日心馳賊度義宣亦相次係至江夏王與義宣
書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
與質相疑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
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敢以質浮舟外江直向
石頭此上略也義宣以從之腹心劉謨之曰質

求前馳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剋然後
長驅萬安之計也質遣將尹周之攻胡子反柳
叔政於西壘時子反渡東岸就玄謨計事聞賊
至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劉季之水軍殊死戰賊
勢盛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崔勳之固爭乃遣
勳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戰死季之收衆而
退子反叔政奔還東岸玄謨斬子反軍副李文
仲質欲仍攻東城義宣黨顏樂之說義宣曰質
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宣遣慶之下自行義

宣四年

宋書傳二十四

十六

卷一百一十五

三遣劉謨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弱守城
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
繼之戰良久賊陣小拔騎得入劉季之宗越之
陷其西北衆軍乘之乃大潰因風成之船艦悉
見焚燒延及西岸質求救義宣欲一討季密已出
走矣質不知所爲亦走衆悉降散質至尋陽焚
燒府舍載妓妾西奔使所寵何文敬領兵居前
至西陽西陽太守魯爽平質之黨也至是懷貳誑
文敬曰傳詔宣敕唯捕元惡一人餘並無所問文

不棄而走實先以殊夫三冲為武邑郡

之既至冲已為郡丞胡底之所殺無所歸乃

入南湖逃竄無食相道噉之追兵至實急以荷

復頭自沈於水出升軍士鄭俱兒望見射之中

心兵刃亂至腸胃皆噀築水草隊主變應斬實首

傳京都時年五十五錄尚書江夏王司義恭左

僕射臣實等奉白以厥質成棄下才而著遇深重

實與傳常懷煽凶之惡變至滔天志圖反夏實思

取德辜過恒科象首之有國道與慈惠慈來

去惡宜深臣等參議須臾自限意便從漢王李

事制凍其頭首悉丁武庫庶為懲戒昭示將來

詔可實初下義宣以質子數為征虜將軍雖燭

刑史實質子數為征虜將軍雖燭

且郡所執送敦官云黃門郎敦弟敦司徒屬敦

弟徽太子洗馬徽以敦敦子仲璋質之二子二

孫未有名同誦質之起兵也豫章太守任蒼曾之

川內史劉懷之即陽太止仲儒並為盡力

遣部軍守送權廷伏誅任會之茂樂安

人之屬世祖... 鏢撫... 長史

事太祖得之曰... 不足... 能有余... 任儒...

驥兄子也... 豫章... 孫冲之起義招實... 實

遣將郭會... 膚史... 八討之... 為冲之所破世祖發

詔以為尚書都官... 即中... 冲之太原中都人晉

秘書監... 孫也... 至右... 軍將軍... 太守後

事在劉琨... 停沈... 以破... 實前軍於南陵功... 實

南平縣... 食邑... 戶贈... 差勳之通直郎大司

馬... 劉... 山戰... 差... 將軍中

會... 小名... 生... 郗人... 也... 宗之... 子... 晉

孝武... 元末... 自... 出... 陽... 官... 南... 郡... 太守

義熙... 元年... 起... 義... 州... 向... 江... 陵

以功... 為... 國... 將... 刺... 又... 封... 將軍... 食... 邑

千五百... 戶... 在... 臨... 川... 烈... 武... 王... 道... 討

劉毅... 與... 宗... 之... 同... 會... 討... 亮... 真... 北... 將軍... 封... 南... 陽

郡公... 食... 邑... 二千... 五百... 名... 象... 齒... 爽... 之... 人

之便... 子... 馬... 斃... 人... 宗... 之... 自... 以... 米

宗之自以米

高祖舊勳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心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遂與休之比奔於撫御士民皆爲盡力衛送出境盡室入羌項之病卒高祖定長安執爲寧南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世祖鎮襄陽執遣親人程整奉書親欲歸順自拔致談以笞殺劉康祖徐湛之父故不歸太祖累遣招納許以爲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虜主拓跋燾知之常置左右元嘉二十六年執死爽爲寧南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幼染殊俗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十四

十九

監生白漢

無復華風麤中使酒數有過失燾將誅之爽有七弟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略才力過爽燾以克宿衛甚知待之僞高梁王阿叔泥爲芮芮所圍甚急使秀往救燾自率大衆繼其後燾未及至秀已擊破之後阿叔泥而反燾壯其功以爲中書郎封廣陵侯或言燾鄴民欲據城反復遣檢察并燒石虎殘宮殿秀常乘驛往反是時病還還爲燾所詰讓秀復恐懼尋南寇因從渡河

天祚爲虜所沒燾引置左右與秀

寬勸令歸降秀納之天祚廣平人爲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即入彭城會世祖遣府劉泰之輕軍襲虜於汝陽天祚督戰敗被罰爲虜所獲天祚女善工術熹深加愛賞或與共輿常不離於側封爲西安公熹北還蕃天祚因其沈醉僞若受使督以爲後軍者所不輕罰天祚爲熹所愛熹虜並畏之莫敢問因得逃歸後爲山陽太守太宗初與四寇同反寧在薛安都傳熹始南行遣爽隨永星士庫人言其向壽陽與

弟瑜共破劉祖於討武初云瓜步始建元劉祖定歸南之謀熹還至湖陸爽坐請曰奴與公用有餘每兵來常慮禍及墳墓乞立迎喪還葬外國虜羣下於其室稱奴猶中國稱臣也熹許之長社戍虜有六七百人來請之曰南更有軍可遣二百騎往界上矣聽騎去爽空腹心夜驚餘虜盡殺之馳入虎牢爽唯策二三弟在北餘家屬悉自隨率部曲及願從合千餘人奔汝南遣秀從計昌還壽陽奉辭於南平王鑠曰爽秀得罪不

身負曩身二世生長純域遠身胡虜兄弟圍門論
無偽投殞命不可還國無日近係南雲傾屬東
日蓋猶痿人思步盲者願明嵩霍咫尺江河匪
遠夷庚壘塞隔同大地痛心疾首書慨宵悲虜
主猖狂豺豕其志虐徧華戎怨結幽顯自盱眙
旋軍以殪過半昏酣沈酒必性豎身來秀等因
民之憤藉將旋之願齊契義奮梟馘醜徒馮恃
皇威肅清逋穢宰洛諸城指期克定規以涓塵
微雪夙負方當束骸北關待戮司寇懦節未申

合四年

宋書傳二下

三

監生肖漢

伏心邊表明大王殿下以敷茂居著文武兼安
遠邇欽傾承風聞德願垂後拯以慰慶望老弱
百口先遣歸庇逼逼丹心仰希懷遠謹遣同義
穎川聶元初奉詞陳聞錄池驛以聞上大說下
詔曰偽寧南將軍魯爽中書郎魯秀志幹削到
忠誠久著撫茲福先闔門效款招集義銳梟剪
冀醜肅定邊城獻馘象魏雖宣孟之去翟歸晉
纘當之出胡入漢方之此日曾何足云朕實嘉
之即授任是其忠略爽可督司州陳留東郡

高陰侯陽五郡諸軍事。虜將軍司州刺史
可轉國將軍管陽顯川二郡太守其諸子弟及
同契士庶委任虜亦以時申言詳加酬叙爽至
汝南加督豫州之義陽木安二郡軍事領義陽
內史將軍刺史如故。秀參右將軍南平王鑠軍
事。陰內史將軍如故。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
資給甚厚。爽北鎮我陽北來部曲凡六千八百
八十三人是歲二十八李也虜樂其言。泰明年
四月入朝。特盡已死上。定謀。遂。五。秀

史書傳二十四

釋天祚等率步騎并。虜。出。詩。洛
八月虜長社成主永平公亮。虜乃。虜走
進向大索成成主。偽豫州刺史。僕。曰。爽身
而無防。我今出城必輕來。虜之。伏。山必可
會也。爽。夜。進。秀諫不止。馳往。繼之。比。虜。虜
夾。發。穎。秀。縱。兵力。戰。虜乃。還。還。虎。空。爽。因。進攻
之本。期。兵。師。入。河。斷。其。水。門。王。玄。謨。攻。碣。磧。不
拔。敗。退。水。軍。不。至。爽。亦。收。口。而。還。轉。關。數。百。里
至。由。疆。虜。候。其。饑。盡。銳。來。攻。爽。身。自。

靈虜人退走三十年元凶弒逆南譙王義宣起
兵入討爽即受命率部曲至壽陽與雍州刺史臧
質俱詣江陵義宣進爽號平北將軍領巴陵大
守度支校尉本官如故留爽侍江陵事平以爽
為使持節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諸軍事左將
軍豫州刺史爽至壽陽便曲意賓客召命士人
蓄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為逆也秀在京師
謂秀曰我為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為右
軍將軍配精兵五千便攻新亭壘將戰秀命打

弘治四年

宋書卷之三十四

二十三

監生小月侯

退軍鼓因此歸順世祖即位以為左軍將軍出
督司州豫州之新蔡汝南汝陽潁川義陽弋陽
六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司州刺史領汝南太守
爽與義宣及質相結已久義宣亦欲以其男力
情契甚至孝建元年二月義宣報爽秋當同舉
爽狂酒乖謬即日仗起兵馳信報弟瑜將家奔
叛皆得西歸爽使其眾載黃標稱建平元年竊
造法服登壇自號疑忌中興處穆中兵參軍楊
元駒治中使騰之不與已同殺之義宣督歸爽

已分便狼狽反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
所造輿服詣江陵版表我宣及諸質等竝起征北府
戶曹版文曰丞相劉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
補丞相名質平曲朱令補車騎名脩之皆版到
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竝留竟陵縣不聽
進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爽
遣弟瑜守蒙龍歷陽太守張劭請擊瑜世祖
配以兵力遣右將軍山濤安都步騎為前驅別遣
水軍入荆分路竝會且亦進次大堤爽已立誓

宋書傳三十四

世祖以威震重國不可

復引軍還還下獄

結據歷陽鎮軍將軍沈慶之為安都遣軍與爽

相遇於小岷爽親自前討爽而飲酒思醉安都

刺爽倒馬左右范維久斬首傳送京都瑜亦為部

下所斬送進平

召秀加節進號征虜

刺史朱脩之起兵表

聞之喜曰魯秀不來

大敗而反會益州刺史劉秀之遣軍襲

擊破之義宣還江陵秀與出北走眾叛且盡秀

向城上射之中箭赴水死軍人宗敬叔康僧念

斬首傳京邑贈之虞穆揚元駒給事中庾騰之

自外散騎侍郎爽初南歸亦以爽武人不開

職曰太祖請虞穆為長史之請爽太祖以補司

馬後轉長史云

沈攸之字仲達吳興武康司空爽之從父兄

也父叔仁為衡陽太守攸之在西長天黃行參

軍

軍領隊又隨義泰入鎮彭城度征北府攸之少孤

貧元嘉二十七年宗厚高祖寇三吳以攸之亦

被發既至京師請贖罪免劉遵考求補白守隊

主簿考謂之曰君死也

討二十九年征西陽劉遵考為隊主巴口建義南

中郎府板長史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

創事寧為太尉行參軍到平洛縣五等侯隨府

轉大司馬行參軍

部從事分掌二縣

年復置其職收之掌 以會稽孔燦嘗言自後

又罷罷收之遷負外散 又隨慶之征亡僕既

屢有功被笮則破骨世 以其善戰配以仇 一步

稍事平當加厚賞為慶之所抑遷太子慈蓋貝中

郎收之甚恨之七年適之母憂薨葬異處為龍驤將

軍武康令則廢帝曰示 於五年除豫章王太子向車

騎中兵參軍直閣典宗 越譚金等並此為 帝所

寵誅戮羣小收之等皆 為之用命與之與 亦依

食邑五百戶尋遷右軍 將軍增邑五百戶以 示即

宋書三十四

二十六

位以例削封示越譚金 謀反收之後名 八直

閣除東海太守未拜會 四方反叛由賊已 次近

道以收之為寧朔將軍 尋陽太守率軍據 虎檻

時土立謨為大統不發 命有王軍在虎檻 五

軍後又絡驛繼至每夜 立異號不相京 受收

之謂軍吏曰今東軍 遊踪死不同若 有耕夫漁父

夜相呼此便致賊亂 取此步之道也 凡就軍請號

衆皆從之遂擊相為 凡 將軍皆曰而大 失人情收

八 將軍士外 諸軍 血不與倚 新之 而 賊所

軍攻之為流矢所中死軍中。沈清率五百人投
魏人。魏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遣安
王休仁屯虎檻摠統眾軍聞孝祖死遣靈輿將
軍江方與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
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賊之乘勝之心明日有不
軍攸則示之以弱方與各位相亞必不為已下軍
或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三詣方與謂之曰四
方豈反國家所保無復自固之地唯有限孝祖

魏書卷三十四

二十一

為朝廷所委賴鋒鏑交與亡而反文武喪氣
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皇一戰戰者不捷則
大事矣矣詔朝之事諸人咸謂言應統之曰卜
儒薄矣豈不辨及卿今此言惟為統曰言曰和與
勳力之厚之興甚悅攸之以此出諸軍主並尤之攸
之曰卿忘廉藺馬元實之無事耶吾亦以濟國活家
豈計彼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共
濟艱難豈可自潛后異明日一戰自寅訖午大
破賊於赭圻城外追奔至姥山分遣水軍

四白... 平假... 一...

督前... 諸軍事... 時常...

劉胡屯濃湖以雲衣盛米

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收

及流查大得慶米收

在亦坊遣殺人馮公讀亦復

以公讀到懷寧軍營...

督難梁下南北秦四州鄂州

將軍領率... 劉雍州

三二八

來入鶴尾相持既久軍王

與劉胡自攻之收之率

錢溪已平眾... 懼收之

軍中不得

軍以感眾耳勸

大破賊收之... 以錢溪所

懼急... 收之諸軍

食食盡... 遣千

... 似其...

... 將軍...

... 食...

... 及...

... 有...

... 賊...

... 以...

... 三...

... 之...

...

... 來...

... 言...

... 諸...

... 曰...

... 必...

... 言...

... 送...

... 悉...

...

...

棄財珍貨殷積諸軍各競收歛以彊弱為小
多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秋毫地四將以
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徙監郢州諸軍屯于前將
軍郢州刺史持節如故不拜遷中領軍封貞陽
縣公食邑二千戶時四方未平定徐州刺史
薛安都據彭城請降上雖相酬許而辭曰簡略
攸之前將軍置佐吏假節與鎮軍將軍張永以
重兵徵安都安都懼要引索虜索虜引大衆援

之攸之等米船在呂梁又遣軍主王穆之上民口
穆之為虜攻覆米船又破運車於武原攸之等
引退為虜所乘又值寒雪士衆墮指十二留長
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寸將軍虎韶守宿預
睢陵淮陽亦置戍攸之還淮陰免官以公領職
復求進討上不聽一朝面陳又不許復歸淮陰
三年六月自率運送米下邳并鑿金四周深塹遣
龍驤將軍垣護之領民口還淮陰時軍主陳顯
達當領千兵守下邳攸之留待顯達至虜遣清

人詐告攸之云出都欲降求軍迎撫攸之
曰吳喜納其說咸謂出遣士人參之既而來者
藉多喜所執彌固攸之乃集來者告之語曰薛
徐州早宜還朝今能爾深副本望但遣子弟天
來便當遣大軍相接君諸人既有志心苦能與薛
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石以本鄉鼎唯志心所欲如
其不爾無為空勞往還自此一去不反其年秋太
宗復令攸之進圍彭城攸之以清泗既乾糧運
不繼固執以為非心往反者七上大怒詔攸之曰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十四

三十

監生肖漢

卿春中求代彭城五恐軍士疲勞且去冬奔散
人心未宜復用不也卿所啓今便不肯為吾行
邪卿若不行便可也吳喜獨去攸之懼乃奉旨
進軍行至遲墟上山四追令反攸之還至下邳
而陳顯達於睢口為虜所破龍驤將軍姜產之
司徒參軍高遵世戰沒虜追攸之甚急因交戰
被稍創會暮引軍入顯達壘夕衆散八月十八日
也攸之棄衆南奔初吳興二幼弼立隆先沈誕
沈榮守吳陸道量出以文記之才隨攸之及張

求山... 亦一... 亦一...

之... 亦一... 亦一...

史... 亦一... 亦一...

年... 亦一... 亦一...

領... 亦一... 亦一...

則... 亦一... 亦一...

願... 亦一... 亦一...

餘... 亦一... 亦一...

幾... 亦一... 亦一...

可... 亦一... 亦一...

這... 亦一... 亦一...

幾... 亦一... 亦一...

皇... 亦一... 亦一...

宣... 亦一... 亦一...

英... 亦一... 亦一...

騎... 亦一... 亦一...

執... 亦一... 亦一...

系... 亦一... 亦一...

系... 亦一... 亦一...

數... 亦一... 亦一...

取... 亦一... 亦一...

軍... 亦一... 亦一...

學... 亦一... 亦一...

出... 亦一... 亦一...

樂... 亦一... 亦一...

入... 亦一... 亦一...

樂... 亦一... 亦一...

亦... 亦一... 亦一...

亦... 亦一... 亦一...

亦... 亦一... 亦一...

亦... 亦一... 亦一...

亦... 亦一... 亦一...

亦... 亦一... 亦一...

亦... 亦一... 亦一...

亦... 亦一... 亦一...

亦... 亦一... 亦一...

亦... 亦一... 亦一...

亦... 亦一... 亦一...

丁南北 秦八州諸軍市平鎮

荆揚常侍如故至荆州以政治

是也 魯道身甲常如敵至時幼主在位羣

臣當就彼之新懷不臣之迹朝廷制度無所遵

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以微旨動

依之使道士陳公昭詐云公書一函起云沈丞

相送付彼之門者彼之不聞言推得公昭送之

朝廷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襲京邑彼之

書傳云曰在陽今反朝廷必舉云與彼之同若

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威於是遣軍王孫同

沈懷與豐章馳下受郢州刺史晉駿王變節度

同等始過夏口會休範平還詔彼之號征百六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同謀 自擅闖外朝

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羣公稱皇太

后令遣中使問彼之曰久勞于外宜還京輦然任

寄之重換代 殊為不易還止之宜一以相委彼

以觀察其音心彼之答曰荷同重恩名器至此自

惟凡陋本無廊廟之姿至如 善美

惟凡陋本無廊廟之姿至如 善美

挺可彊克斯任雖自上如此山豈敢厝心去留
還之事伏聽朝旨朝廷論梓憚微議遂息四年
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
初元嘉中巴東建平二郡軍府富實與江夏竟
陵武陵並為名郡世祖於江夏置郢州都羅軍
府竟陵武陵亦並殘壞東建平為岷中蠻所
破至是氏人流散存者無幾其年春攸之遣軍
入岷討蠻帥田五郡等及景素反攸之急追岷
中軍巴東太守劉攘兵至平太守劉道攸並疑
攸之自古異志阻兵斷岷不聽軍下時攘兵元
子天賜在荆州西曹攸之遣天賜譬言說之令其
解甲一無所問攘兵見天賜知景素實反乃釋
甲謝愆心之待之如故後人攘兵為司馬劉
道欣堅守建平攘兵譬言說之回乃與伐蠻軍攻
之破建平斬道欣軍直向真道慮家在江陵攸
之初至州道慶時在家其親戚十餘人求州
從事西曹攸之為用二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
殺之而去及還都不詣攸之別道慶至都去攸

之聚眾繕甲，姦逆不心。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
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
府使吏進其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
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障泥。其
後刺客事發，廢帝既頌，項下即位，進攸之號車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班劍二十人。遣攸
之長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刻箭之具以
示攸之。元琰既至江陵，攸之復有異志，腹心議
有不同，故其事不果。其參十一月乃發兵反叛。
攸之素蓄士馬，資用豐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
二千。遣使與羅州刺史張敬兒、梁州刺史范伯
季、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臺庾佩玉、巴陵內
史王文和等發兒文和所募使馳表以聞。伯季
道和佩玉懷兩端密相應。十二月十二日，攸
之遣其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督前鋒軍事孫
司率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
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慧真龍驤將軍中
兵參軍王道起又遣司馬冠軍將軍劉瓛兵率

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
參軍朱靈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沈僧放龍驤
將軍高茂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輔
國將軍中兵參軍丁珍東率寧朔將軍中兵參
軍王珍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楊景穆相繼俱下
汝之自率輔國將軍錄事參軍無司馬武茂宗輔
國將軍中兵參軍沈韶寧朔將軍中兵參軍肅
賢寧朔將軍中兵參軍胡欽之龍驤將軍中兵參
軍東門道順閏十月四日至夏口攸之將發江陵使
弘治四年

沙門釋僧禁筮之曰不至京邑當自郢州回還意甚
不悅初江津有雲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
上至沌口云當問訊安西勳是泊黃金浦既登岸郢城
出軍擊之攸之聞齊王世子處盈口震懼不敢下
因攻郢城時齊王輔政遣衆軍西討尚書符征西府
曰尊冠賤履君臣之位奉順忌逆成敗斯兆未
有憑凌我郊圻侵軼我河縣而不焚師殫甲靡
旗亂轍者也沈攸之少長庸城擢自閭伍邀百戰
之運乘一捷之功鐫山裂地腰金拖紫窮貴於

國富於家擁於蕃使無北面之禮受者志
昂即有專征之釁橘柚不斂瓊璫罕入箕賦深
歛毒被南郢枉繩璫墨害著西荆魏食殄食其心谿
窞其性從始至終以壯得老今送驅迫妖黨縶
集廷卒結釁外城送死中甸是而可忍孰不可
懷今遣新除使持節督以州之義陽以軍事平
西將軍郢州刺史開喜縣開國侯黃回負外散
騎常侍冠軍驍騎將軍南臨淮太守重安縣開
國子軍主王敬則輔國將軍屯騎校尉長壽縣

宋書傳

宋書傳

三十六

宋書傳

開國男王宜與輔國將軍南高平太守軍主陳
承叔輔國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葛陽縣
開國男軍主彭文之龍驤將軍驃騎行參軍軍
主召宰精甲二萬前鋒一萬又遣散騎常侍領
游擊將軍湘南縣開國男新除使持節督湘州
諸軍事征虜將軍湘州刺史軍主呂安國屯騎
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輔國將軍軍主任候伯
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軍主齊順之輔國將軍游
擊將軍軍主垣崇祖寧朔將軍虎賁中郎將軍

主尹略屯騎校尉南城令曹虎頭船艦二萬駱
驛繼邁又遣輔國將軍後軍將軍右軍中兵參
軍事軍主苟元賓寧朔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
軍主郭文孝龍驤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軍主
程隱雋輕艫一萬截其津要新除持節督廣交
越寧湘州之廣興諸軍守鎮平越中郎將征虜
將軍廣州刺史統馬軍主沌陽縣開國子周盤
龍輔國將軍後軍統馬軍主張文愷龍驤將軍
軍主薛道淵冠軍將軍游擊將軍并州刺史南

清河太守太原公軍主王敕勤龍驤將軍射聲
校尉王洪軌龍驤將軍穴從僕射軍主成置等
鐵馬五千龍驤後隊凡此諸師莫不勇力動天
勁志駕日接衝拔距鷹麟鳥視顧盼則前後風生
暗鳴則左右電起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赴敵
何敵能堅然後變以薄臨龍虎百萬六軍齊軌五
輅舒旆丹檻發照素甲生波樓煩白羽役鞏成岳
漁陽墨騎浴鐵爲羣芝艾同火悔將何及符到之
日幸加三省其鋒陳營壁之主驅逼寇手之人若

右按命軍門一無所問或能因罪立績終不
斯斬褫射玦唯功是與能車送攸之首封三千
戶縣公賜布絹各五千匹信如河海皎然無貳
飛火軍攝文書三千里驛行齊王出頓新亭馳檄
數攸之罪惡曰夫威以弓射天未見能至揮戈擊
地多方安施何則此之順也勢定殊禍福之驗易
原也且人以違乎天者田心神不能使其成會乎人
者聖哲不能令其與故劉漢賴七國連兵之勢
隗囂恃驍阿據隴之資八無丘儉伐其踰海越島

宋傳二十四

三十八

本

之功諸葛為誕於其待士愛民之德彼四子者皆
當世雄傑以犯順取一猶覆密領異為堅子大
況乎行陳凡才斗筲小器而懷問鼎之志敢構
無君之逆哉逆賊沈以公一自自來或寂寥累世
故司空沈公從父宗平陰受之若子郊翼吹噓得
升官秩廢帝昏悖猜異柱臣攸之貪競棄機凶
趨利躬行反噬請公誅旨又攸之與譚金童
等並受寵任朝為一才八同功共體出號三侯
當親親情過管鮑遺仰草運凶黨懼攸之

狡備用數圖全賣禍既殺從父又害良朋雖曰
布販君屬寄賣友方之斯人未足爲酷此其不
信不義言詐翻覆諸夏之所未有夷狄之所不
爲也秦始開闢固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
故得階亂獲全因禍保福攸之空淺躁而無謀
濃湖崩挫本非已力及土伐彭泗望氣宵奔重
討下邳一鼓而遁再鄙王師又應肆法先帝英
聖量深河海宥其回谿之敗冀收曲嶠之捷故
得推遷幸會頓升崇顯內端戎禁外臨方牧聖

嘉靖十年補

尺書卷三四

三十九

靈鼎鼎湖遠頒顧命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
知奉國諱喜見于容普天同哀已以爲慶此其
樂禍幸灾大逆之臯一也又攸之言系登蕃兵自
郢遷荆晉煨殿下以皇弟代鎮也尊望重攸之
肆情陵侮斷割候迎料擇士馬簡筭器甲精器
銳士竝取自隨郢城所畱十不遺一專擅略虜
罔顧國典此其苞藏禍志不恭不虔大逆之罪
二也又攸之踐荆以來恒月姦數既欲發兵宜
有因假遂乃蹙迫群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

三也去營建

兵關起京師內吳之廟貼危

能之任居上

兵疆地廣牧授顛沛寧以悉力

國家倒懸

身慮賊遣弱卒三千以皆羸老

侯就鄂州

節度欲令判否之日委事督

何其平日

責輕周邵爾時恭謹虛重皇

此其父

將疑兩端大逆之辜四也又他

之累

海其招誘輕殺往者咸納

紆行信

任子棄國不得歸其鄉商人

畢命

境嚴加擁護道逃

界必遠窮

大逆之辜五也又仇之自任

專恣

吏若讎邊民如草豎大半之

戮

刑鞭

國宗補代

西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

徧盟

虐加班白獄囚恒滿南血

常沉勇不得耕女不為行戰大馳道路號哭動天

行敢令初不遵

獨夫過戮彼之... 宗心靈互回... 歡幸遂遂... 獨深相... 惜... 言... 樂... 揚... 聲... 以... 見... 此... 其... 不... 辨... 是... 非... 固... 誠... 善... 惡... 情... 理... 大... 道... 之... 旨... 乎... 七... 也... 廢... 昏... 立... 明... 先... 代... 盛... 興... 交... 慶... 光... 到... 泰... 來... 夫... 而... 彼... 之... 惡... 運... 而... 彼... 則... 先... 代... 盛... 興... 交... 慶... 光... 到... 泰... 來... 夫... 而... 彼... 之... 惡... 運... 猶... 命... 斯... 防... 風... 後... 至... 可... 及... 矣... 夫... 其... 大... 德... 之... 甚... 也... 昇... 明... 產... 曆... 順... 天... 之... 情... 於... 其... 自... 因... 之... 恩... 馳... 遠... 元... 域... 萬... 物... 歸... 並... 加... 崇... 授... 寵... 貴... 享... 豐... 元... 祿... 遠... 而... 使... 應... 反... 命... 啟... 之... 得... 此... 集... 聚... 衆... 議... 之... 恩... 不... 荷... 盛... 德... 反... 生... 備... 費... 其... 大... 運... 之... 學... 九... 也... 彼... 之... 以... 繁... 盛... 之... 性... 含... 鼻... 鳩... 之... 屬... 有... 指... 天... 壤... 已... 稱... 醜... 穢... 況... 乃... 舉... 兵... 內... 侮... 逞... 肆... 回... 斯... 寔... 惡... 孰... 與... 成... 之... 辰... 夫... 癩... 潰... 疽... 之... 日... 暮... 亦... 猶... 荷... 朝... 寄... 義... 百... 辜... 憤... 之... 元... 戎... 襲... 行... 天... 罰... 今... 皇... 聖... 明... 將... 相... 仁... 厚... 以... 德... 刑... 鐵... 索... 無... 登... 皇... 家... 給... 入... 是... 上... 有...

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矣
本無名之師驅怨讎之黨是以朝野驚其易
取合議判其成禽熊羆厲爪善攫與之心虎豹
摩牙起吞噬之情鼓怒則冰原激電奮發則霜
野奔雷以此定亂宜移晷刻雖後眾徒獲陸
郡阻川何足以抗滌海之清當煖山之燧彼土
士民罹毒日久逃竄無路常所惘然今獲相道
起接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之朋倒戈皆為
發計無使一人迷時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

卷之三

三

有如皎日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
至應屢摧破之攸之與武陵王督護白公陵一
總八州地居形勝鎮撫之重宜以上歸本欲仰
移節蓋改臨荆部所以未具上聞者欲待至止
而自營中不圖重關擊掉親接莫由若使臣朝之
誠終藏於聖歿葬送之舉近權於郢都則無以謝
與去之心何用塞義夫之志復不犯關陵漢斯一
接表若夫斬蛟陷石之卒與船卷鐵之將煙騰
迅激驚動左右苟不獲已敢不先布下情矣

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
親黨辨菽抽序便加耳倦絃歌口厭梁肉布衣
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眉苟安保養餘齒何
爲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
於皇室爾昧理之徒謂下官懷無厭之願既貫
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殿下若虛二天必喪道忠節
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
難太祖劬勞日昊卜世不盡七二口之期宗社已
成他人之有家國之事未審於聖心何如攸之

遣中兵參軍公孫方平馬步三千向武昌太守
臧渙棄郡投西陽太守王毓奔于盆口方平因
據西陽建寧太守張謨率二守千人攻之方平
破走攸之攻郢城久不決衆心離且昇明二年
正月十九日夜劉攘兵燒營入降郢城衆於是
離散不可復制將攸之斬劉二入賜率大衆過
江至魯山諸軍因此散走還向江陵未百餘里
聞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
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田介爲封人所斬

送攸之初下留元琰守江陵張敬兒剋城元琰逃走第五子幼和幼和弟靈和元琰子法先懿子文和子法徵幼和子法茂並為敬兒所禽伏誅初文和尚齊王女義興憲公主公主早薨有二女至晉齊王迎還第內今皇帝即位聽攸之及諸子喪還葬墓攸之第二子懿太子洸馬生攸之卒攸之弟登之新安太守去職在家為吳興太守沈文秀所收斬登之弟雍之鄱陽太守先攸之卒詔以雍之孫僧照為義興公主後雍之與攸

之異生諸弟中最和謹尤見親愛攸之性儉忝子弟不得妄用財物唯恣雍之所須輒取齊中服飾分與親舊以此為常雍之弟榮之尚書庫部郎亦先攸之卒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遇風浪米船沉沒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幼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以在意將由與城內婚姻邪靈鳳荅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

然意解初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人亦
負有幹力召不肯來後秦貞至江陵賣買有以
告攸之者攸之因留之補隊副厚加料理秦貞
無停志少日叛走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逐討
世急秦貞殺數人餘者不敢近欲過家將母去
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既失之錄其母而
去秦貞既失母乃出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
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矯情任笨皆如此初
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金景文共乘小船出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十四

四五

監學蕭漢

京都三人共上引據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會
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曰骨
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悞耳其後攸之爲
郢荆二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刺史攸之初至
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
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
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
郢城豈能自固攸之不從所敗諸將帥皆奔散
攸之曰我委質事人豈可苟免我之不及負公猶

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死寅字士若東莞舊
人也先是攸之在郢州州從事輒與府錄事鞭
攸之免從事官而更鞭錄事五十謂人曰州官
鞭府職誠非體要田小人凌侮士大夫倉曹參
軍事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自爲榮鞭殺錄
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
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
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
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早來榮
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
斲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斲之歡笑
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
抱持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
殺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
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
柰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榮金城
人也廢帝之殞也攸之欲起兵問其知星人葛瑁
之河之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

則敗管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殺首
世剛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政值太白時此與天
合也且太白氣出東方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
故彼之止不反及後舉兵到之天曰今歲星守
南斗其國不可伐彼之不從凡同道丁珍東孫
同裴茂仲武宗嚴之逆伏誅彼之表以文疏皆
儆之詞也賊與論益城自歸今皇帝命特之孫
同慈或為亂軍所殺或過赦得原

史臣曰賊臣雖貪且夙樹閉室多關志義治

策言復言

星

本無吞噬之志也後欲以幼君弱政期之於世
相據有中流嗣桓桓之業既主異務哀臣皆不
黨難禮秩外厚而疑防內深功高位重終非自
安之地至於陵天犯順其出於此乎必之何隱
西邦季逾十載擅命專威無君已積及天厭不
道鼎運將離不識代德之紀獨迷樂推之數公
休既覆其族假之亦屠厥身文以豐觀自然一
異代如一也

臣沈約新撰

王僧達

顏竣

王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錫嘗勸之
風采太祖聞僧達憂惠召見於德陽殿問其言
學及家事應對簡傲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
慶女少好學善屬文年未二十以為始興王暕
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於楊削者觀闕

宋書卷三十五

一

為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
相號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如此令周旋沙門
意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意
翻卷不暇深相親美與錫不協歸家自求部女
祖欲以為秦郡吏部郎庾炳之曰王弘子說不
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民乃止尋遷太子洗
馬母憂去職兄錫監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
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輩取無復所餘服闋
宣城太守性好游獵以而山郡無事僧達肆為

驪或二五日不歸與辭
山多在獵所民或相逢

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元嘉二十八

年春素虜寇逼都邑危懼僧達求入衛京師見

許賊還又除宣城太守頃之徒任義興三十年

元凶弒立世祖入討世徽諸州郡又符郡發兵

僧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虜逼沿江古今

未有為書計策者僧達遂以師之徽移言徇郡使工

言之士明示獨指荀彧其心誰不響應此策上

也如其不能可為事也

書言僧達

二

致身南歸亦其次也世

祖於體頭即命為長史

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必

以慶之曰當為江

論開張執意明決以

以為尚書右僕射等

征虜將軍時南郡王

不成行仍補護軍將

僧達自負才地謂當

宣求雷江陵南蠻不

解

尉加

即位

議

所

發

世

達

上

復

工

今

兵

年

見

八

十

十

知天為護軍不

生之辰藉業生

隨而策稠采冰

親威明而有志

漏蓋之識固不足

思不可於報尸素

所懷陛下孝誠發言

應九服同歡三光

謠黎表

宋傳三十三

求徐州曰臣事

急功臣曠及遺賤節短

禍十有一載早為憂

無獨見之敵有務在身

言世治備辨時宜

久處故猖狂

義順動物自龍飛

而臣假視志

感遠近風議

三十一

臣所用夙宵疾言

譬言之於今當

安之還重以布衣

廷誠猶有歎與之

未及晉信亦違

也一安不可卒危

淵通亦當慶之

為己家國同憂

之聲君表納陛

怨弊之苦二無侈豫

之信又應官酌其才爵 其望與夫不當乎天

下則至若樞任重司藻田軒要鎮治亂攸寄 勤靜

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一而弗革事在適宜無世或

定其出處天下多才立於所用之臣非惟奇觀也

路謬識其難即之於身詳見其弊有者臣雖得

免牆回書不入於學任行無愆及自無近於才

能直以廢託明世夙列 榮齒且近華春遊江路

歸命尚闕竟何功効 以言嘗為類出內寵陞

下獨以數旬之中 明詔自非才略有等

言相任世可聞而 復而無懼固宜退省身

分識恩之厚不知 當在何期天見危致命

死而後已皆殷勤 命重其志生臣感先聖格

言息在必効之 三獲其志死得其所如使

臣身厚祿后重榮 及孤坐能而無事於世者固

所不能安也今 猶盛三國未忘戰勝長凶詭

充宣裁防間者 禾獲已肆其輕濫之心况

戎狄貪貪恣猶懷 脫以神州暫擾中夏兵亂

容或遊魂三 具 高秋在節胡馬

...其易... 一日三省志在... 近小大觀其所安受... 備方得司者則慮... 之所辨情有不疑若首統軍... 政重動天兵既才... 亦非願陛下... 於茲已厚願復曲體... 此心護軍之任臣不敢... 彭城軍府即時過立... 且臣本在... 非希宗... 擊智... 號... 以自... 願巫鑑... 特賜... 申... 英... 則... 內外... 稟... 符... 沒... 銘... 分... 上... 不許僧... 達... 三... 落... 國... 際... 上... 言... 不... 說... 以... 為... 征... 虜... 將... 軍... 吳... 郡... 大... 守... 孫... 盛... 三... 處... 僧... 達... 謂... 不... 得... 意... 吳... 郡... 西... 臺...

晉書

卷之三十三

五

寺多言沙門僧... 達... 來... 須... 不... 滿... 意... 不... 遣... 三... 簿... 顧... 曠... 事... 門... 義... 劫... 寺... 內... 沙... 門... 僧... 徒... 法... 僧... 得... 數... 百... 萬... 荆... 江... 反... 殺... 加... 僧... 達... 言... 徒... 領... 兵... 三... 萬... 餘... 人... 而... 觀... 立... 三... 十... 隊... 隊... 八... 十... 人... 又... 立... 乞... 多... 沒... 公... 亦... 坐... 免... 官... 初... 僧... 達... 為... 太... 子... 洗... 馬... 在... 其... 曹... 受... 念... 軍... 人... 朱... 靈... 寶... 及... 出... 為... 宣... 城... 監... 軍... 已... 長... 僧... 達... 作... 列... 死... 以... 寄... 宣... 城... 左... 來... 之... 籍... 注... 以... 為... 已... 子... 改... 名... 元... 序... 唐... 太... 祖... 以... 為... 凌... 國... 典... 衛... 令... 又... 以... 補... 竟... 陵... 國... 典... 書... 令... 建... 平... 國... 又... 加... 禁... 錮... 上... 表... 陳... 謝...

左右俱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
容僧達與之利款確叔父休為永嘉

太守當將一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
不復往僧達大怒請於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
確來別因殺而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然呵乃
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治上不許老建三年
除大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曰臣自審庸
短少闕官情兼宿抱重疾年月稍甚生平素念
願閑衡廬先朝追遠之恩早見榮齒曷敢以親

宋書傳三十五

六

三

貧須養僮俛從祿解褐後府十有餘旬志遠
人殆不朝直實無緣坐閱宸寵爵家庭情計
二三屢經聞啓終獲允亮賜反初服還私未用
又擢為洗馬意旨優隆其令且拜許有郡缺當
務處置會琅邪遷改即蒙敕往反行翰慈誘
殷勤令裝成即自隨靈寶往年淪蜀長溪因彼
散失仰感沉恩俯竊浮寵巨費積禍外仍丁艱罰
聊及視息即蒙逮問具啓以奉營情事負舉猥
多鳴在宣城極其窮蹙春移任方冬便值慮

三和同肺肺情為動苦求還都侍衛
止之日戎旗已舉在郡雖淺而貧得分了
方披晨衣還事耕牧宣城庶詣闕見
此從兄僧綽宜見留之聞疾寡任野
仍附啓苦乞且放任還返未期此兄臣
見棄背啓解奔赴賜帶郡庶都曾未久積
臣自天飛海殊豈假歸冀後思獲施與日
自使官以來未嘗有過家之積羸疾聞
無人一諾而性狎林水信交會無議其所託

尺書得三十五

治要故收崖欽分無忘以願是山有待業
供上裝未立東郡志西郡養重具院斯懸樹
初願置乞江湖遠郡一二季中庶反耕之日
種藥有寄即蒙亮許官賜粉糶遭逢厄運天地
角離世家聖朝門情之顧及在臣身後荷殊識
義雖君臣恩猶父子臣誠庸蔽心過草木奉猶
之日不覺捐身卑難弱嗣千皇共氣繼罹凶塗
動臨危盡生幾朝露不察一絲信順所扶得獲
今濟再見天地重觀三寸時兄弟僧亮等幽

窘醜逆盡室獄戶山川 咀吉凶路塞悠遠之
思誰能勿勞嘗膽濡足是共公願分心挂腹實
亦私苦幸屬聖武克復以大業宇宙廓清四表
靖晏臣父子叔姪同獲泰辰造情追尋歸骨之
本欲以死明心誤有餘辰情願已展避逆向順
終古常節智力無効有何勲庸而頻煩恩榮動
踰分次但忽病之日不敢固辭故吞訴於鵲渚
飲愧於新亭及元凶既殄人神獲又端右之授
即具陳請天慈優渥每越常倫南蠻護軍旬

弘治五年

宋書傳三五

八

監生 劉子與

月私授臣三省非分必致孤負居常輕任尚懼
網墨况參要內職承寵外畿其取覆折不假識
見故披誠啓訴表疏相屬或乞輕高就卑或
願以閑易要言措致苦播於辭牘誠知固陋
當觸明科去歲往年累犯刑林示理無申可罪有
恒典虛穢朝序輒累家業臣甘其終物議其盡
陛下棄其身瑕矜其貴戚迂略法憲曲相全養
臣一至之感口此何忘利伊恩升加以今位當時震
驚收足失所本忘閉情不敢聞命內慮於已

外訪於親以爲天地之施不期報再造之恩
不可妄屬埃泥掃灰壤登以膏露上處聖澤下
受生辰合芳離皖遐邇改觀但偷榮託幸忽移
此歲自見妨長壽不可寧宜其沈放志事俱盡
伏願陛下承太始之德加成物之恩及臣狂蒙
未至得於祭次自引聖朝厚終始之意孤臣保
不泯之澤夫護功爲高臣無功而蒙尊奉焉
臣榮采已積以是求還誠亦可愍文妻子爲居
更無餘累婢僕十餘粗有田入歲時足課足饑

三
三
三

九

朝昏兼比日眩瞶更甚風虛漸劇漆理合閉
衛攝底心氣冲弱神志衰散念此根莖不支歲
月公私載願宜蒙諒許乞徇餘辰以終瓊運白
水皎日不昃爲慶願垂矜鑑哀由是請禮達文
旨抑揚詔付門下中何偃以其詞不遜啓付
陶臺又坐免官頃之除江夏王義恭太傅長史
臨淮太守又徙太中長史太守如故大明元季
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以歸順功封寧陵
縣五等侯二年遷中書先是南彭城蕃縣民

之重行也夫之八石山木
律漢法收尚復一收付延
華容文昭公弘契開歷朝
勳德忽其世祀門壽國姻
時年三十六子道安從新
還京邑後廢帝元徽中為
卒葬會稽名實生太寒門
立國子學為先務助教為
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閹
伏誅

顏竣

二

顏竣字士季琅琊臨沂人
太祖簡延之始竣子也
測得臣文集得臣奏書
士太子舍人出為世祖無
亦盡心補益元嘉中上不
乃竣補尚書郎吏部尚書
稱不宜回改上乃止遂
郎府主簿二十八卒廢上

或議曰愚以為

亦無益已然之明效何

以言其然矣哉

侵暴止苦力之不足耳未

嘗拘制信義用較其

謀皆率江上之役乃是和

朝之所招歷稔六師

遂求國婚朝廷羈縻之義

依違不絕既積歲月

漸不可誣獸心無厭重以

忿怒故至於深入幸

今因兵交之後遂成隔判

若言互市則復開曩

之萌議者不過言互市

之利在得馬今棄此

而得金千匹以上

尚不足言況所得之

與彼數不十百邪一相交關

三

三

三

卒難閉絕寇負力玩

而得金千匹以上

現國情多難其求則

而得金千匹以上

生邊虞不如塞其端

而得金千匹以上

經邊事保境以觀其

而得金千匹以上

舍粗有學義謂竣曰

道粗見識記當有真人

應符名稱次第屬在

殿下竣在彭城嘗向親人

敘之言遂宣布聞於

太祖時元凶巫蠱事已發

故上不加推治世祖

鎮守平陽遷南中郎記室

三十季春以父延之

仕固求解職不許賜

未發而太祖崩問三山祖舉兵入討轉咨議
大夫領錄事任總外內并遣檄書世祖發尋陽
後有疾領錄事自沈慶之以下竝不堪相見唯
以出入卧內斷決軍機時世祖屢經危篤不在
位曹凡厥眾事竝咨專斷施行世祖踐阼以為
侍中俄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齊常侍見許
對建城縣侯食邑二千戶孝建元年轉吏部尚
書領驍騎將軍曹心遷舉自置不怠任遇既隆
無不可其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

見嚴毅莊風安其美賓客喧譁常歡笑答之時
人為之語曰顏竣嗔而與人言謝莊笑而不與人
言南郡王義宣臧質等反以竣兼領軍義宣
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寧縣界世祖大
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為丹
陽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馬江
夏王義恭諸子為元凶所殺至是竝各產男上
自為制名名義恭子為伯禽以比魯公伯禽
公旦之子也名竣子為石疆以比漢侍中石

之子先是元嘉中鑄四未錢輪郭形制與五
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世祖即位又
鑄孝建四銖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貴貨則
民戴自五政開鑄流國法成九府民富國實教
立化光及時移俗易則通變適用是以周漢俶
運適世輕重降及後代財豐用足因循前弊無
復以初率歷既遠吏亂屋椽墜焚人剪髮日月銷
滅貨薄民貧公私俱困示有革造將之大乏謂
應以導言與收銅鑄錢納贖刑者在三策今

三書卷之三

古

宜以銅鑄刑隨國為品認可鑄錢或為輪
郭不成於是民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
牢固又前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
式雖重制嚴刑民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
錢彌甚百物踊貴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
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如興郡公沈慶之立議曰
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鑄改造榆莢而
貨輕物重又後乖時太宗放鑄賈誼致誠誠以
采山術存銅多利重耕之器曩時所用四民

兩造為害或多而止之。納民鑄遂行以能初
且盈府天下殷富況今耕戰不用采鑄廢久鎔
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兵鄧之資農民
不習無釋耒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惟新雖
後偃甲銷戈而倉庫未實公私所乏唯錢而已
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錢之家皆
居者內平其雜式去其雜偽官斂輪郭藏之以
為永寶去者并禁新品一時施用全鑄悉依此
格高稅三千四版檢鑄二鑄三禁重鑄每季之間公
言三
私鑄聽銅鑄事息私鑄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
器開鑄則器化為財翦華利用於事為益上下
其事必卿太守江夏王義恭議曰伏見沈慶之
議禁民私鑄禁鑄之室皆入署居平其進式去
其雜偽愚謂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來甚久又
多是人士益不願入署凡盜鑄為利利在偽雜
偽既禁樂入必寡云斂取輪郭藏為永寶愚
謂上之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斂輪郭
之價百倍大小對易誰肯為之四圖訓中

狀似逼奪又去言所禁所出一時施用愚謂此
條在可開許又云今鑄直依此格萬稅三千又
云嚴檢盜鑄不得更造愚謂禁制之設非惟巨
特利犯憲羣庶常情不息創輕患在冒犯今又
畧必高輸三千私鑄無十三之稅逐利犯禁居
然不斷又云銅五事息姦偽自禁為端謂亦縣內
銅非可卒盡比又銅盡姦偽已積又云禁鑄則
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為幣然項所慮患於
器式不均加以剪鑿明 竊錫泉斯巨越若止
三原卷之三十一 六事
亦益鑄銅者亦無須苦禁政議曰且夫貨利用近
古所同鑄言之說又於漢世魏晉以降未之能
改誠以物貨既均取之為生故也世以漸久敬道
類三國言之道宜有其術今云謂者及鑄誠所
欲同但慮珠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
漸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為之無利雖令
不行又云去者所禁一時施用是欲使天下豐
財若細物必行而不從也鑄利已既深情偽無
極私鑄則斲書不可禁王錄生兩之屬不及

年之二十三於盡財貨未贖下錢已竭數歲之間
為虛土豈可令取弊之道其於皇代今百姓之
貧難為贖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
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
實難言為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
一豈難無弊言之唯簡費去華設在節儉未贖
之道莫此為重然錢有定限而消失無方剪鑄
雖息終致窮盡者上應官開取銅之署絕器用
之塗定其品式日月漸鑄歲久之後不為世益

宋書卷三十三

二十七

三

言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遂又議
三議者將為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
鑄錢式以救交事其國野民愚以為不然今鑄二
銖遂行新細於官無弊於之而人每巧大興天
下之官將廢至五歲以來而利深難絕不
過一二三四間甘弊不可復救其甚不可一也今
鑄鑄有頓得二億理縱復得此必待兩年歲
暮稅登財幣始是革日用之費不贍數月雖權
可解之邪使使意只以意聘而貽厥怨謀此

又甚不可一也民德大壞之改法亦宜近日新禁市
井之間必生喧擾遠利未聞切慮狼及富商得
其利而民困窮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文益深重
尚不可行況又未見其利而果效若如此其弊當
時取諸百代乎前廢布幣即任鑄二銖錢形式轉
細言錢每出民間即填劫之而大小厚薄皆不
及也無輪郭不容鑄如今之布錢鑄者謂之美
是元正沈慶之啓理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
二錢不及盈三寸大小得此謂之錫眼錢乃於

宋書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錢

此者謂之鑿環錢入水不沉墮三錢碎一市井不
復辨數一當萬錢不盈一掬半亦一萬商貨不行
太初唯鑄錫眼錢其餘皆通用復禁民
鑄官器亦廢工率復並鑄唯百官錢後自散騎
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丹陽王如故表讓中書
令曰虛竊國重坐持柱石要聞命慙惶形魂震越
臣東州凡鄙生微於時長自同閭不窺官轍門
無富貴志絕華伍直以委良龍馭飢寒交切先
朝均庶品不遺愚賤得 耕稅之勸則仕進

之末陛下盛德居蕃物覓真異越以不才起塵
清軌奉躬歷稔勞效吳書仰恃曲成之仁畢願
守宰之秩豈期天地一閱毅憂啓聖倚附興運
擢景神塗雲飛海涖冠絕倫等曾未三暮殊命
八萃詳科賞典則臣不應科贍言勤良則臣與
伴貴方欲諦款皇朝降階盛序微已國言少微
身謫而制書猥下爵樹彌隆臣小人也不及遠
謀寵利之來何能居約從以上瀆天闕下汨弄
譏定論之興懼必在遠今之過授以先微身苟

三石
卷之三十五

十一

卷之三十五

曰非據危辱將及于手所指論等膏育所以籍
寐競遂維繫苦疾者也伏願陛下察其身誠務
其疾願絕會收恩以全愚分則造化之施方茲
為薄見許時歲早民饑竣上言禁錮一月息米
近萬斛復代謝莊為吏部尚書須太子左衛率
未拜下是起為六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兼奉朝
之舊極陳得失上自謂吉之後多所興造竣諫
爭懇切無所回避上意甚不說多不見從竣自
謂才足幹時恩以備莫以當贊贊務居中永執朝政

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以占
時旨大明元年奉以為東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所
求既許復憂懼無計尋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
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
頽懷怨憤又言朝事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
被誅謂為竣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對每據
言不見從僧達所言之頗有相符據上乃使御史
中丞更徵之奏之曰臣聞人臣之奉主毀家光
國竭情無私若乃金襴陵人恬智早上是以王

三

三

三

叔作戒一首為戮亦有背本辜原好利忘義而
得自容盛世國亂清流若也右將軍東揚州刺
史廷瑜器開國侯竣因附風雲謗蒙翼長天
地更造授以非次聖朝禮攬高務一歸而窺覘國
初潛圖乘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臺形
勢彌故傳詔犯憲舊須檢聞而竣以通諱忤已
報加報辱罔顧威靈其此為甚嚴詔屢發當官
責效竣權恣不行怨對彌起懷挾毒數旬載陰
慝預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恩必歸已荷

遇之門即加謗辱受譴之室曲相哀撫翻反朝
紀狡惑視聽矧懼上宰激動閭閻未上慮聞內
懷猜懼偽請東牧以下天旨既獲出蕃怨詈方肆
反脣腹誑方之已輕且時有啓奏必協姦私宣
示親朋動作群小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不
去盤桓經時方構間勳貴造立同異又表示危
懼深營身觀曲訪大臣慮不全立遂以已被斥
外國道將顛覆積懷抱惡窮辭色兼行關於
家早負世議逮身居崇寵奉兼萬金榮以夸親
祿不充養宿憾母弟恃貴輒戮天倫怨毒親交
震駭凡所莅任皆闕政刑輒開丹楊庫物貸借
吏下多假資禮解為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
驕放自下妨公害私取監解見錢以供帳下賓旅
酣歌不異平日街談道說非復風聲蛟代都文
吏特荷天私棄瑕錄用豫參要重勞無汗馬賞
班河山出內寵靈踰越倫伍山川之性日月彌滋
溪壑之心在盈彌多虎寇狼貪未足為譬言今皇
明開耀品物咸亨傷俗黠化寔唯害焉宜加顯

戮以彰威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刑
爵土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臯上未欲僂加大
戮且止免官竣頓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
答曰憲司所奏非宿昔前以相期卿受榮遇故
當極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慮懼
不自全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
爲逆因此陷之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爲奏
奏成詔曰竣孤負恩眷乃可至此於獄賜死妻
息宥之以遠子辟強徙送交州又於道殺之竣

公台四年

宋書傳二十五

監生 子與

文集行於世

史臣曰世祖弱歲臨蕃涵道未廣披膏解帶義
止宿僚及運鍾傾陂身危慮切擢瞻抽肝猶患
言未盡也至於馮玉負宸威行萬物欲有必從
事無暫失既而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
臣追昔款宋昌之報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望
愈結慙然既前誅主自起竣之取釁於世蓋由
此乎爲人臣者若外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忘
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宋書七十五

臣沈約新撰

朱脩之

宗慤

王玄謨

朱脩之字恭祖義興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將軍祖序豫州刺史父湛益州刺史脩之自州主簿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為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為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十一

監生 劉子宇

矣後隨到彥之北伐彥之自河南回留脩之戍滑臺為虜所圍數月糧盡將士熏鼠食之遂陷於虜初脩之母聞其被圍既久常憂之忽一日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後問至脩之果以此日陷沒拓跋燾嘉其守節以為侍中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問其意脩之鄭嘉其義竟不告也後鮮卑馮弘稱燕王治黃龍城拓跋燾伐之脩之與同没人邢懷明竝從又

有徐卓者復欲率南人竊發公事泄於誅脩之
悞明懼奔馮弘弘不禮留一年會宋使傳詔至
脩之乃位素顯傳詔具即拜之彼國敬傳詔謂為
天子邊人見其致敬於脩之乃始加禮時魏屢伐弘
弘說弘遣脩之歸求救遂遣之泛海至東萊遇
狂風柁折垂以長索懸乃佞止海師望見飛鳥
知其近岸須臾至東萊二吉嘉九年至京邑以為
黃門侍郎累遷江夏內史雍州刺史劉道產卒
羣蠻大動脩之為征西司馬討蠻失利孝武初

宋傳三十六

二

五

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如都一脩之在政寬簡
士衆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王女我宣反檄脩之
我宣一脩之偽與之同而遣使陳誠於立一帝嘉之
以為荊州刺史加都督我宣聞脩之不與已同
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一魏等襄陽脩之命斷馬鞍
西道秀不得前乃退及義我宣敗於梁山置舟南
是脩之率衆南定遺安一時立一超民執義我宣脩之
是乃叙之以功封南昌伯一在後脩之治身清約凡所
贈賦一無所受有餉或受之而旋與佐吏賭之終

不入已唯以撫納群蠻爲務徵爲左民尚書轉
領軍將軍去鎮秋毫不犯計在州然油及牛馬
穀草以私錢十六萬償之然性儉尅少恩情姊
在鄉里飢寒不立脩之未嘗供贍嘗往視姊姊
欲激之爲設菜羹鹿醢脩之曰此乃貧家好食
致飽而去先是新野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
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脩之後
墜車折脚辭尚書領宗憲太僕仍加特進金
紫光祿大夫以脚疾不堪獨行特給扶侍卒贈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十六

三

劉子與

侍中特進如故諡貞侯

宗慙字元幹南陽人也叔父炳高尚不仕慙年
少時炳問其志慙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
汝不富貴即破我家矣兄泌娶妻始入門夜
被劫慙年十四挺身拒賊賊十餘人皆披散不
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竝以文義爲業炳
素高節諸子群從皆好學而慙獨任氣好武故
不爲鄉曲所稱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兗
州刺史慙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爲征北府主簿

紆嘗入直而給吏牛泰與綺妾私通愨殺泰
壯其意不責也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愨自奮
請行義恭舉愨有膽勇乃除垂辰武將軍為安
西參軍蕭肅是少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
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不和之
遣偏軍拒之為賊所敗又遣愨愨乃分軍為數
道偃旗潛進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
陽遠領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
不能當愨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制衣其形與

弘治四年

宋書卷之二十六

四

一

象相無象不驚為奔象因潰散遂克林邑收其
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愨一無所取衣櫛蕭肅然文
帝其亡嘉加之後以為隨郡太守雍州蠻屢為寇建
威將軍沈直等率愨及柳元景等諸將分道攻
之羣蠻大潰又南新郡蠻帥田彥生率部曲反
叛焚燒郡城屯據白楊山元景攻之未能下
愨率其所領先登眾圍之羣蠻由是畏服
二十年孝武伐元凶以愨為南中郎諮議參
軍領中兵孝武即位以為左衛將軍封汝陽

族功次柳元景孝建中自京還豫州刺史監五州

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

以待其富之而惑之設以菜茹粟針謂之曰宗軍

之慎或慮其合以惑致飽而去至是業以為惑長史

帶業都悉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入明三

年竟後王義持廣陵反悉表求討義持請

都督王僧虔遣高真慰勉義持請討義持請

義持壯之及行請王僧入將軍沈慶之勸義持

與宗憲及義之至臨馬橋賊呼曰我宗

王僧虔

五

義之入為之衛將軍王在後獲國馬脚并

王僧虔直以為為之祿大夫加金紫義有年

御官曰不嘗言坐免官明年復職廢帝即位

帝遣王僧虔刺吏知都督卒贈征西將軍監

曰王僧虔大始二年詔以義配食孝武廟子羅雲

王僧虔

王玄謨字孝德太原郡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

綿竹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玄官其弟討興初為

所與偽明太子其自敬二爾祖中任慕容容以為

不克虜王託跋燾率大衆號百萬四鞞鼓之設并震
動天地之謀軍衆亦盛器械甚壯初而玄謀言依
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
燒之玄恐損亡軍實不從城中即撤壞之空
地以為空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又不
從將士多離怨又營在負利一匹布責人八百粟
以此倍失人心及拓跋燾軍至乃奪衆之營下散
亡略盡並圍茲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得在威震
天下控弦百萬山立玄謀所能當且殺戮將以自弱
非良計也
玄八上初玄謀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
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
誦之不輟
心傳呼停刑遣使告禍礙江一及玄義恭
為征討都督以為禍礙不可守之召令還之為魏軍所
追大破之
以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三廩城義
恭與玄謀
言曰聞因敗為成辟月
之徵也元凶
祇立玄謀為益州刺

謨遣濟南

刺史加都督

謨性嚴未嘗
帝以此戲之

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
臣隨其狀物各有比類多鬚者謂

齒號之曰齧劉秀之儉名呼為老慳黃門侍郎宗
靈秀體肥起不便每至集會及所賜與欲其瞻

謝傾路以登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獻
像送其家無事柳元景垣護之並此人而玄謨獨

受老儉之目凡所稱謂四方言疏亦如之嘗言為玄
謨作四時詩曰董茶供春膳菓漿充夏食炮醬

調秋菜白醴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名曰主常
在左右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懼其

毒玄謨尋遷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
土飢饉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振之轉領

軍將軍孝武崩與柳元景等俱受顧命以外監
事委玄謨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從青

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既誅顏師伯柳元景
等任憚益甚以領軍徵玄謨于嬖戚勸稱疾玄謨

曰吾受先帝厚恩豈可畏禍苟免遂行及一屢表
諫許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少立大
帝即位禮遇甚優時四方反叛以玄謨為大統領
水軍南討以脚疾聽乘輿出入尋除大將軍江州刺
史副司徒建安王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當出松鉅頭
衣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遷南豫州
刺史加都督玄謨性嚴剋少恩而將軍宗越御下
更苛禁軍士謂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謨玄謨
猶言宗越更殺我年八十一竟謚曰壯公子深言
子越嗣

史臣曰履信之宗慈比身以將帥之材懷廉潔之操有
足稱焉玄謨雖苛剋少恩然觀其大節亦足為
美當少帝失道多所殺戮而能冒履不測傾心
輔弼斯可謂忘身徇國者歟

